



她是世界上女人征服男人最成功的典范
两位征服了世界的男人都拜跪在其裙下
她用女人的秘密武器影响了
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埃及艳后

杜查理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埃及艳后

(上 册)

杜查理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埃及艳后

(下 册)

杜查理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郝 运

封面设计: 王燕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及艳后: 克莉奥佩特拉/杜查理著. -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
1996.10

ISBN 7-80076-974-7

I.埃… II.杜… III.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前 69 ~ 前 30)-传记
IV.K834.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546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北京房山光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8 月第 2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30

字数:600 千字 印数:1-20000 套

ISBN 7-80076-974-7/K.068

定价:39.80 元(全二册)

内 容 提 要

“如果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稍微短一些,世界的历史大概就要重写了。”这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对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意味深长的评价。

世界历史上,克莉奥佩特拉七世以其特有的魅力熠熠闪光:她曾倾倒了两位震撼世界的罗马英雄,影响了一代历史的进程。

她让政治家惊叹,让历史学家猜疑,让心理学家着迷,让文学艺术家激动不已……普卢塔克为她撰写了《相同的命运》;莎士比亚写了《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德莱顿写了《一切为了爱情》;尚伯纳写了《凯撒与克莉奥佩特拉》;艾略特创作了《荒芜的土地》。电影诞生以后,好莱坞拍摄了多部巨片,让褐发高盘、姿色娇媚的女王凝视远方的形象传遍了世界各地……

有人说,克莉奥佩特拉是“尼罗河畔的妖妇”,是“尼罗河的花蛇”;有人说,克莉奥佩特拉是世界上所有诗人的情妇,是世上所有狂欢者的女主人;罗马人对她痛恨不已,因为她差一点让罗马变成埃及的一个行省;埃及人称颂她是勇士,因为她为弱小的埃及赢得了二十二年的和平。

后世人们争相传说克莉奥佩特拉,还因为她那耀人眼目的性格、光怪陆离的心理和感情的变幻多端令人惊异不已。她多才多艺、高雅端庄、美艳动人,又举止轻浮、放荡淫靡、野心勃勃;她柔肠百转、渴望挚爱、情真意切,又心怀嫉恨、行为

不贞、诱人以情；她精明干练、慷慨大度、体恤下情，又权欲熏心、诡计多端、凶狠残忍。她是生活艺术化的天才，在人生的奋斗中，她有着极强的表演能力，善于戏剧性地把握时机，富于冒险精神和征服的勇气，懂得种种克敌制胜的奥秘……男人征服世界，她征服男人！

——公元前六十九年，克莉奥佩特拉出生在亚历山大埃及王宫，到她登基的公元前五十一年，她已是如花似玉的少女。按照王朝的古老传统，她不得不下嫁大弟托勒密十三世。不幸，托勒密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当强大的罗马军队在亚历山大城登陆的时候，她圣女般地从巨大的地毯中飘然而出，献上美妙的胴体，却俘虏了凯撒、赢得了埃及的独立与安宁。凯撒死后，克莉奥佩特拉又将顾盼有情的眼睛瞄上了另一位罗马将军。在小亚细亚东岸的塔尔苏斯，那艘巨大的金尾画船一靠岸，英俊潇洒、热情奔放的安东尼就如醉如痴，他整容十次上了大船，为了“临凡的女神”，奉献了整个身心和毕生的事业。克莉奥佩特拉本想借助安东尼实现自己的理想，却被安东尼如火的激情煽起了爱情的烈焰，这炽烈的火焰，烧毁了安东尼，也烧毁了克莉奥佩特拉自己。公元前三十一年，又一位罗马将军渥大维来了，也看到了，但他没有被征服。克莉奥佩特拉万念俱灰，忠诚的侍女们把一条叫做“阿普斯”的毒蛇装在无花果的篮子里送到她面前，她抓起小蛇放到自己的丰乳上，结束了神奇、浪漫的一生。——关于她的死，这不是唯一的说法。有人说，女王是被毒蛇咬了手腕而死的；有人说，女王是吃了随身佩带的空心木梳中的毒药死去的。但真相究竟如何，似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克莉奥佩特拉女王奇特身世、情感生活和心理奥秘揭示最深刻、最全面、最生动、最细腻的作品。读

罢此书，您不能不感慨系之：

克莉奥佩特拉是一个女人，但她不是一个寻常的女人，她是一个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女人！

目 录

第一部 花季芳菲 (3)

——公元前六十九年初夏的一个黎明，轻风吹拂着埃及王国的亚历山大城，座落在环海的山丘高处的埃及王宫一片宁静。突然，从王后克莉奥佩特拉五世的卧房里传出了一个新生婴儿的啼哭：“哇——，哇——，哇——”，这格外响亮的声音在满是大理石的高大宫殿里回荡着……

“敬呈国王陛下，王后又生了个公主。”接生婆报告了小克莉奥佩特拉的诞生……“陛下，依奴仆拙见，这一胎虽是个公主，但从她的面相来看，却有一番不凡气象，说不定她会顶起埃及王国将来的天呢！”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从来就是人才辈出的伟大王朝，克莉奥佩特拉，你将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埃及女王”，仿佛天国里来的声音在克莉奥佩特拉的耳畔响起，“你是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你将重现古埃及的辉煌！”

第二部 情依凯撒 (93)

——克莉奥佩特拉想起查米恩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全天下的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都会变成孩子”，不禁叹道：“就让伟大的凯撒在我温柔的怀抱里变成一只

温顺的小猫吧!”

.....

公元前四十八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城。夜色朦胧，罗马将军尤里乌斯·凯撒立在王宫深褐色的窗帷下，俯瞰万家灯火，心中惬意万分。

一位健壮的男子扛着一卷巨大的地毯进来了，他打开地毯，从里面跳出鬓发松乱、笑意盈盈的艳丽女人；她那婀娜美妙的体态、顾盼多姿的神情、高雅迷人的气质和黄莺鸟般清脆悦耳的声音令凯撒惊异而沉醉。不到一个时辰，叱咤风云的凯撒就成了她温柔的情人.....

第三部 风流千古 (363)

公元前四十二年，克莉奥佩特拉豪华的金尾大船靠上了小亚细亚东岸斯德努斯河畔塔尔苏斯港口——

“埃及女王斜倚在一个巨大的贝壳床上，一套深金色的长袍拖着很长的下摆，神态自若，宛若从海中徐徐飘来的阿佛罗狄忒。桅杆上高悬着华丽的紫色风帆，微风吹来，轻柔地飘动。船是上中下三层的楼形：高处，一群姑娘打扮成海中仙女涅瑞伊德斯的模样，一色的海蓝色丝绸长袍飘飘洒洒，她们用巨大的白色羽扇为女王轻轻扇风。低处的甲板上，一群爱神丘比特形状的童仆，在女王脚下铺开玫瑰的绿叶。紫红色的大船船身雕满了图画和花纹。女王的头顶上，一顶用金丝缝制的白色丝织华盖高高撑起，为女王留下了一大片阴凉。五十个黑奴分坐在船舷两边，用力地划动

着长桨，银色的船桨在阳光下击打出雪白的浪花，闪耀着迷人的光芒。船四个拐角，一缕缕轻烟在袅袅升起，送来了肉桂与香料的芬芳……船队逆着斯德努斯河水，在笙琴的伴奏下，和着弦笛之声划桨破浪前行……”

安东尼原是兴师问罪，不想自己反而成了爱情的俘虏。他整容十次上了画船，为了他眼睛所享受的盛餐，他向“临凡的女神”奉献了整个身心和毕生的事业……埃及女王的心中，被安东尼的激情煽起了爱情的烈焰，这炽烈的火焰，烧毁了安东尼，也最终烧毁了她自己。

公元前三十一年，渥大维来了，也看到了，但他没有被征服。安东尼兵败自杀，克莉奥佩特拉为了女王的尊严，为了对情人的忠诚，把一条小毒蛇放到自己的胸前，结束了神奇、浪漫的一生……

埃及灭亡了，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古埃及的精神也随之消失，只留下载有文字的纸草书、方石碑以及仅供后人凭吊的处处遗迹……

第三部

风流千古

第三部 风流千古

公元前四十二年，克莉奥佩特拉豪华的金尾大船靠上了小亚细亚东岸斯德努斯河畔塔尔苏斯港口——

“埃及女王斜倚在一个巨大的贝壳床上，一套深金色的长袍拖着很长的下摆，神态自若，宛若从海中徐徐飘来的阿佛罗狄忒。桅杆上高悬着华丽的紫色风帆，微风吹来，轻柔地飘动。船是上中下三层的楼形：高处，一群姑娘打扮成海中仙女涅瑞伊德斯的模样，一色的海蓝色丝绸长袍飘飘洒洒，她们用巨大的白色羽扇为女王轻轻扇风。低处的甲板上，一群爱神丘比特形状的童仆，在女王脚下铺开玫瑰的绿叶。紫红色的大船船身雕满了图画和花纹。女王的头顶上，一顶用金丝缝制的白色丝织华盖高高撑起，为女王留下了一大片阴凉。五十个黑奴分坐在船舷两边，用力地划动着长桨，银色的船桨在阳光下击打出雪白的浪花，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船的四个拐角，一缕缕轻烟在袅袅升起，送来了肉桂与香料的芬芳……船队逆着斯德努斯河水，在笙琴的伴奏下，和着弦笛之声划桨破浪前行……”

安东尼原是兴师问罪，不想自己反而成了爱情的俘虏。他整容十次上了画船，为了他眼睛所享受的盛餐，他向“平凡的女神”奉献了整个身心和毕生的事业……埃及女王的心中，被安东尼的激情煽起了爱情的烈焰，这炽烈的火焰，烧毁了安东尼，也最终烧毁了她自己。

公元前三十一年，渥大维来了，也看到了，但他没有被征服。安东尼兵败自杀，克莉奥佩特拉为了女王的尊严，为了对情人的忠诚，把一条小毒蛇放到自己的胸前，结束了神奇、浪漫的一生……

埃及灭亡了，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古埃及的精神也随之消失，只留下载有文字的纸草书、方石碑以及仅供后人凭吊的处处遗迹……

克莉奥佩特拉回到埃及之后，一直处于消沉的状态之中。

凯撒之死给了她沉重的打击，这可是她有生二十几年来押下的最大的赌注啊，用她的青春和美貌，用她煞费的苦心——可是她输了。她要以此来保住她的祖国，保住她的王权，实现她当世界王后、世界女王的理想。现在，一切都完了。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冷静地意识到做一国之君是多么难。“人人都羡慕君王的崇高地位，锦衣玉食，可有谁知道为之付出了什么啊？就象那夏日的玫瑰，人人只注意它艳丽的色彩，盛开的花姿，都不知它总要历尽严冬的风寒。”她甚至还想到，真不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血肉相残后跳进这个火炉里来。”历代的君主，实际上是多么愚蠢的一群笨蛋！”有时候她看那些平常人家的女人们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过，衣着虽然朴素，也没有什么首饰，脸

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神情，真羡慕她们。“如果我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该是怎样的呢？每天吃着粗茶淡饭，但津津有味。小小的一个收获都会令她心旷神怡，哪怕穿上一件新做的粗布裙子都觉得自己十分幸福。光线强烈的中午和一群女伴在树荫下做活，无所顾忌地开心取乐。傍晚时分，则在习习的凉风中走进小河边的浅水里，在透明清澈的河水里浇头发、洗身子，那种悠然之乐就象神女一样”。她对查米恩说，如果让她从头开始，她就选做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

因此，每当想起她那死去的姐姐贝勒奈西，她就有些好笑。贝勒奈西至死都渴望着王权，至死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就象一个喝了迷魂汤的人，至死都没有醒悟。她又转而一想，那样也许更好，不必象她一样这般痛苦——恶梦醒来，都无路可走。

失去凯撒，也叫她深切体会到了失去爱人的忧伤和孤独。不错，主观上她自始至终都在利用凯撒，并未对这个罗马人动过真情。然而失去的东西才觉可贵，现在她才觉得凯撒对她的爱有多么重要。他爱她，全身心地爱她。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让她高兴，为她去打仗，为她去树敌，为她忍受舆论的压力，最后为她丢了性命。他把她完全溶进了自己的生命里，他为她高兴而高兴，为她不快而不快，把她看得高于一切。除了凯撒，有谁对她这样痴情过呢？她一想起凯撒那张写满人生倦意的脸，内心就会一阵发紧，一个英雄一世的人能这样待自己，她还需要什么呢？也许罗马人骂得对，凯撒毁在我的手里。如果不是为了我，他绝不会身中 23 刀而死。”一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会滚滚而下，说不清是思念，是伤感还是愧疚的泪水。

春天里，和风吹拂，常青藤柔软的枝条在风中摇摆，让克利奥佩特拉回到了凯撒那柔情的抚弄；夏日花园里浓郁的馨香传来时，她又想起了凯撒让人喘息不过来的热吻；秋日里黄昏

时分雨打芭蕉的声音让她感到是凯撒在她的耳畔喁喁细语。深秋的满地落叶又红又紫又使她想象凯撒身上形同树叶般的23处刀痕……她一个人整日在她的宫院里漫步，一处处追寻几年前凯撒在这里共度的美好时光，沉浸在思念的海洋里。

查米恩一直在为女王的郁郁寡欢而痛心难受。在她的眼里，克莉奥佩特拉一天一天地消瘦了，苍白了，变老了。就象经霜的花朵一天天地憔悴，干枯，她心里就象着了火一般。但是，她觉得让女王多体会一下这种情感是必要的。痛苦可以让一个人成熟起来，对女王也一样，她曾多次劝克莉奥佩特拉，让她不能太依赖凯撒，那样会毁了她自己，也会毁了凯撒。她的话应验了。她希望女王通过这次痛苦的人生经历能记住些什么，吸取些什么有益的东西。所以，她并没有太多的话劝她的主人，直到有一天她觉得如果再不进奉劝之言，克莉奥佩特拉又会陷入另一泥潭不能自拔为止。

“亲爱的女王，常言道，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您必须振作起来了！如果您要报答凯撒的盛情，您必须振兴埃及王国，因为您有凯撒里昂！他是凯撒的儿子，也是埃及王国的继承人。”

一听到凯撒里昂，她眼里有了光彩。她已经能到处玩耍了。那宽宽的额头，方方的下巴，楞角分明的面庞，炯炯有神的眼睛以及满头卷曲的棕色头发，无一不酷似凯撒。儿子是她的希望，是她的未来。如果没有她这个女王，儿子的未来将不堪设想。“哦，儿子，我的希望”。渐渐地，她精神开始振作了。

然而，她的丈夫又让她陷入了心烦意乱，托勒密十四——她的小弟弟，她的小丈夫，现在已经十三岁了。他看到克莉奥佩特拉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神气和光艳了——更重要的是没有凯撒了，开始变得胆大起来。他当时跟着克莉奥佩特拉去罗马完

全是一种陪衬，是遮人耳目的一個幌子，一想起这些他就生气。他跟着克莉奥佩特拉住在凯撒的別墅里的那些日，简直就快发疯了。克莉奥佩特拉哪里把他看作是丈夫，活生生把他看作一个儿子，让几个仆人陪他住在別墅偏僻的一角，每天跟凯撒肆无忌惮地鬼混。甚至有一次他闷极了走到克莉奥佩特拉的房间里，正碰上他们赤裸裸在床上交欢。克莉奥佩特拉那莺歌燕语的颤声叫他永远恶心。当时凯撒也看见了他，都毫无愧色，连遮掩都不遮掩一下，仅仅对他笑着挤了下眼睛，让他回避一下，说他和女王正忙着呢！那时候他理解了为什么人们私下里说他接着戴上了哥哥的绿帽子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什么也不敢说，他知道凯撒为了克莉奥佩特拉什么都敢干。

凯撒死了，他同克莉奥佩特拉逃回王宫了，心里很快活。看到克莉奥佩特拉郁郁寡欢，他暗暗拍手称快：“哼，你的奸夫死了，看你还神气什么？”一开始他只是偷偷地对手下人表达他的幸灾乐祸。后来，他越来越大胆了，竟然当着克莉奥佩特拉的面冷嘲热讽：

“瞧你那伤心的模样，亲爱的，凯撒知道了该多么心疼啊！”

“哟，你的脸太难看了，没有了凯撒，你好象整个儿人都变了嘛！”

“听说凯撒死时中了 23 刀，啧啧，那滋味肯定不好受哇！”

“什么托勒密·凯撒里昂，别玷辱我们的祖宗了，活活的是一个 小杂种！”

.....

克莉奥佩特拉被他刺激得快发疯了，一瞧见托勒密十四世那似笑非笑的样子，她就浑身发冷。”趁他未成人之前我得除去他，这家伙可不是一只省油的灯！”她咬牙切齿地想，“反正他还没有党羽，没有形成气候，我杀了他也不会怎么样！”她暗暗